

# 走出文革

## 救美

(接上一期)

武器的升級必然導致傷亡人數的上升。一天晚上，我聽到牆外一聲清脆的槍聲，接着是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和嘈雜的喊叫聲。從喊聲中我聽出是一個放哨的414派學生被老團開槍打死了。每當這種時候，我們這些俘虜便膽戰心驚，生怕老四將仇恨轉嫁到我們頭上。那天晚上我便作為死者的“祭品”而飽嘗拳腳。

在戰場上，一顆穿甲彈讓兩個曾經相遇相識的學生有了不同的命運。

這兩個學生中，一個是冶金系的學生周家琮，另一個是電機系的學生趙德勝。我和他們曾到重慶大串聯，一起住在重慶江北區下橫街小學。當清華學生分裂成兩派時，周家琮加入了414派，而趙德勝加入了團派。兩個人都參加了百日大武鬥。

周家琮能文能武，他寫的雜文《有感一讀〈“友邦驚詫”論〉》，揭露和指責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對團派的偏袒。沈如槐在《清華大學文革記事》中將它譽之為“這是在文化革命中看到的最有戰鬥力的一篇雜文”。7月6日，當周家琮乘坐“裝甲車”駛向科學館時，埋伏在第一教學樓旁的趙德勝向裝甲車射出了一顆穿甲彈。土制的裝甲車難以抵擋貨真價實的穿甲彈，司機楊樹立當場斃命，而周家琮倖幸逃過一命。

我聽說，趙的父親或別的什麼親人被共產黨鎮壓了。當姚永寧和我逃離重慶時，他決定“甩”掉趙德勝。事後他對我說：“趙是懷着對共產黨的仇恨參加文化大革命的。”或許趙德勝并不知道周家琮

就在裝甲車上，但我却因此事的發生而相信了姚永寧兩年前的判斷：趙德勝的心靈深處懷有仇恨。否則，我難以理解趙德勝何以有勇氣扣下扳機。

蘇聯電影《第四十一個》中紅軍女戰士馮留特卡愛上了一個有藍眼睛的白匪俘虜，年輕英俊的中尉奧特洛克。當“藍眼睛”在押解途中試圖逃跑時，馮留特卡扣動了扳機，“藍眼睛”成了她槍下的“第四十一個”。鮮血映着藍藍的海水，浪花拍擊着海岸，馮留特卡哭喊着：“藍眼睛……我的藍眼睛！”

我不知道那些向昔日的同窗好友扣動扳機的學生是出于何種動機。是像趙德勝那樣因為心中懷有仇恨？還是像馮留特卡那樣出于對革命的信念？

我被關押在科學館時，周家琮曾試圖來探望我，但被看守勸阻。畢業離校後，他在給我的信中談及各人的遭遇，並提到了他遇險這件事。他說：“既然趙德勝念及我們在重慶時的友情而讓我僥倖活下來，我也祇得辛辛苦苦地活下去……”

當時，他已為了追尋他的“夢中情人”而到了四川攀枝花。攀枝花鋼鐵公司位于川滇交界處的大山溝中，四十年前正是攀鋼草創初期，那裏的生活自然是相當艱苦的。毛澤東說“攀枝花建不好，我睡不着覺。”死裏逃生的周家琮不怕吃苦，不怕沒有好覺睡，在那裏奮鬥了數十年。幾年前，當我在上海再次見到周家琮時，他已是攀鋼集團這個特大企業的副總裁了。

而趙德勝則因武鬥時殺人一事進了大牢。

1968年7月12日，在全國所有學校停課鬧革命兩年後，毛澤東發出最高指示：“大學還是要辦的，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選

要辦。”

7月12日的前後幾天中，被圍得水泄不通的科學館上空有“永不消逝的電波”，那是被圍的414派學生通過高音喇叭播出的聯絡密碼，而科學館的地下，解救被圍人員的地道正在日夜不停地秘密挖掘中。令老四們扼腕的是，團派的學生居然用埋在壕溝裏的水缸準確地測出地道的方位，并用炸藥將它摧毀。

理工科大學的學生如此能文能武，顯然讓人印象深刻，所以，毛澤東說“理工科大學還要辦”。

毫無疑問，作為全國最大的理工科大學，清華大學一定在毛澤東的視線內。當然，毛澤東十分清楚，不在這些能文能武的理工科大學學生頭上套上金箍咒，他們也會無法無天，走火入魔。所以，在講了理工科大學還要辦半個月後，他便做出了制止清華學生武鬥的重大決定。

我們的苦難日子也終於熬到了頭。

1968年7月27日，在毛澤東親自部署下，幾萬名工人進入清華園制止武鬥。崩大富愚蠢地下令抵抗，打死了數名工人，而414派則明智地放下武器，拆除工事。當晚，毛澤東召見崩大富等五大領袖，宣告紅衛兵運動結束，工人階級登上舞臺。

我們當然不知道外面所發生的一切，但拆除工事所發出的巨大聲響使我們意識到一定發生了什麼大事。很快，我們便聽到牢房外有很多雜亂的脚步聲。有一個人問：“這房間裏有人嗎？”“沒有人。”看守回答。

聽到正在離去的腳步聲，我們面面相覷，誰也不敢發出聲音，因為萬一切照舊，誰發了聲音誰就可能挨打。但機會難得，我不能讓那些雜亂的腳步離去而無所作為。急中生智，

我用腳將一個搪瓷杯(不是用來喝水的，而是用來放水的。硫酸罐口大小，按照海森堡測不準原理，尿液很難準確無誤地從人體直接進入罐口，搪瓷杯作為二傳手，很好地解決了這一難題。)踢到了房間中的硫酸罐上，祇聽到咣哪一聲後，離去的腳步停住了：

“房間裏有人，將門打開！”門開了。一個工人向我們宣布：“我們是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，前來清華制止武鬥。”

就像那個時代的電影裏經常出現的鏡頭一樣，我和其他俘虜一齊高呼：“毛主席萬歲！工人階級萬歲！”

我們見到了陽光，人群和樹木，我們也不再挨餓了。當天晚上，賈振陸一口氣吃了兩斤米飯，我也吃了一斤二兩米飯。我們根本不需要下飯的菜，飯團一進口中便會自動吞下去，仿佛喉嚨處有一股強大的吸力。但我們並沒有獲得自由。兩派遲遲不能達成交換俘虜的協議，我們被轉移到主樓三樓的大教室，依舊是原來的看守看管我們。

又是一個星期過去了，我是多麼渴望自由。我決定組織越獄。一天中午，當我確定大多數人已經午睡後，我拉開了已在幾天前被我悄悄弄壞門扣的房門。幾個俘虜跟着我從主樓樓梯旁離地近十米高的窗口跳下，除了曾昭奮腳後跟粉碎性骨折，我們順利地逃脫。曾忍着劇痛，用脚尖猛跑，最後癱倒在地，一輛路過的糞車將受傷的曾昭奮送了回來。

在414派向工宣隊報告俘虜逃跑一事後，兩派舉行緊急會議。團

派堅稱沒有見到任何俘虜，指控414派陰謀殺害俘虜。但陳育廷在會上忍俊不禁的笑容露出了破綻。



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

414派已無俘虜可交換，兩派迅速達成了協議。

在逃跑前，我曾想帶走那本陪我度過了這段苦難日子的《萍踪寄語》。離開科學館時，我已將它悄悄帶在身邊。但轉念一想，這本書原是清華圖書館的，萬一逃跑時被抓住，我豈不多了一條“偷書”的罪名。我祇得戀戀不捨地將它放下。

幾十年中，每當我去書店時，我都會在書架上尋覓這本書的蹤跡。然而，在形形色色的出版物充斥于書市的今天，它却影踪全無，似乎早已被人遺忘了。

而我好想重讀這本書。

注一  
沈如槐《清華大學文革記事——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》：

幾天後，陳育廷和葉志江推着自行車從科學館前路過，他們是團派中反對武鬥的“鴿派”，自以為414不會為難他們。哪知道414發現他們後，立即派人攔截。葉志江騎車跑了，陳育廷被抓到科學館。414用衣服蒙住陳育廷的眼睛，打了她一頓，逼迫她交代孫華棟事件的真相。陳育廷知道情況却堅不吐口，並絕食抗議。(未完待續)

# 民國風雲錄



本報特約作家 陳志飛

## 節選四 中山艦之變(下)

上期說到，汪精衛夫婦在寓所突遇兵變，一時束手無策。忽聽警衛來報，說譚延闓、朱培德二人求見。汪精衛眼睛一亮，因為這兩位分別是第二軍和第三軍的軍長，是他所企盼的實力人物。但是跟他們說什麼呢？陳

璧君建議：不知對方站在哪一邊，你不妨裝病，聽聽對方怎麼講。

譚、朱二位受蔣介石之托，轉呈一封蔣給汪的親筆信。信中说：共產黨圖謀暴亂，不得不緊急處置，請求汪主席原諒雲雲。

躺在床上的汪精衛，接受不了這個突如其來的現實，憤慨地說：“我是國府主席，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，介石這樣舉動，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，這不是造反嗎？”他激動得從床上坐了起來。旁邊夫人趕緊使了一個眼色，他馬上又裝得一陣頭暈，倒了下去。

譚、朱互道：“我看介石是有點神經病，這人在我們看來，平常就有神經病的，我看我們還得再走一趟，問問他想什麼和要什麼再說。”他們覺得，蔣介石和共產黨合作得好好的，和汪精衛的交情也不淺，何以突然做出這類顯然與共產黨為敵，對汪主席不敬之事？！

汪仍很激動，要和譚、朱同去。陳璧君擔心汪遭暗算，焦急地提醒：“你身體這樣是不能去的。”汪馬上改口說：“好！等你們回來再說罷，我在黨內有我的地位和歷史，並不是蔣介石能反掉的！”

其他國民黨左派人士對突發而來的兵變也無法理解，紛紛出面，了解和調解危機。當天上午，除了譚延闓、朱培德之外，何香凝也去看蔣介石。何質問蔣：“你究竟想幹什麼？派軍隊到處戒嚴，並且包圍罷工委員會，是不是發了瘋，還是想投降帝國主義？”這番義正辭嚴把蔣介石鎮住了，尤其是“投降帝國主義”這頂帽子，讓他意識到自己闖了多大的禍。蔣在辯解時，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寫字臺上哭了。

到了下午，通過跟李之龍、鄧演達、實璧艦艦長、海軍局值班科長等多人的初步對證，蔣介石終於發現原來自己“捕風捉影”——根

本沒有預謀綁架自己這碼事！傍晚時分，蔣介石解除了對蘇聯代表團和顧問團的包圍，也釋放了多數被扣留的共產黨員。他的心情壞到極點，如同將要被判死刑一般。

蘇聯代表團當然不能這麼不明不白地被耍弄一通，這個代表團團長布勃諾夫來頭不小，時任蘇共中央委員和蘇軍總政治部主任，他命令副團長拉茲貢找蔣介石交涉。當拉茲貢見到蔣介石時，發現蔣全無昔日的威儀，表情非常沮喪。

拉茲貢質問蔣介石為什麼如此對待代表團，蔣說：“我要請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給我處分，我的心情很沉重，因為這裏發生的挑釁事件我本人負有一定的責任。我對俄國人遭軟禁表示歉意。我要下令對第五團團長的錯誤進行嚴格的調查。”他還辯解說：“我最近收到許多匿名信，威脅要對我行刺。我還收到海軍政委李之龍的信，信中要我在三個月期限內把廣

東的所有工廠收歸國有，否則就槍斃我。”

拉茲貢說：“這信肯定是偽造的。李之龍決不會寫這樣的信。”

中共在廣州的黨員們更加憤慨。當晚，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、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部長毛澤東、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來、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等在一起碰頭，大家分析後認為：黃埔軍校有500多名共產黨員，國民革命軍在廣州的6個軍中，5個軍的軍長與蔣介石有矛盾，而蔣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幹大部分是共產黨員，我們還掌握了一個葉挺獨立團，從力量上看是可以反擊的。祇要我們態度強硬，國民黨左派也會支持我們。

他們試圖得到顧問團團長季山嘉的支持，但季山嘉早已從跟蔣介石對立的立場上後退了，推說合作不能破裂。(未完待續)

## 節選三 中山艦之變(上)

(接上一期)

到下午1時左右，李之龍從黃埔給蔣介石打來電話，請求將中山艦調回廣州，預備給蘇聯代表團參觀。蔣表示：“我沒有要你開去，你要開回來，就開回來好了，何必問我做什麼呢？”放下電話後，蔣介石越想越懷疑：中山艦本來祇有我能調動，你李之龍為什麼擅自將中山艦開往黃埔？而我不在黃埔在廣州，你又要開來廣州？他聯想到汪精衛催他去蘇俄，今天又3次詢問他的行踪，頓時覺得發現了一個大陰謀：汪精衛和蘇俄顧問指令共產黨員李之龍，要用中山艦將自

己綁架到蘇俄！

蔣介石一旦想到了這個“謎底”，馬上就不再關心其他任何事項，而集中全部注意力來應對“危機”。他立即找來陳肇英、徐桴和歐陽格，商議對策。陳和徐對蔣關於綁架他的判斷感到吃驚，始作俑者歐陽格也假裝驚訝，由于他們過去一直希望出現這種矛盾，所以都未表示異議。蔣對他們分析說：黃埔軍校內有不少共產黨員，所以呆在學校并不安全；廣州城有朱培德的滇軍，其中共產黨掌握的兵力也不少，加之海軍內有李之龍等共黨分子，因此在省城更難掌控；祇有潮、汕地區，經兩次東徵洗禮

後，我等頗有根基，可謂安全之地。這下歐陽格暗暗叫苦，事態朝着出乎他們意料的方向發展了，却又不肯明說，就胡亂編了一些不同意見。但蔣介石心意已決，下令馬上準備動身。

下午5時，蔣介石乘車前往天字碼頭，準備乘船去汕頭躲避。由于時間匆忙，讓剛趕來的陳立夫隨車同往，並在車上向他說明情況與對策。立夫乃蔣之義兄陳其美之侄，剛從美國畢業回國，前來投奔蔣介石。年輕氣盛的陳立夫問道：“有兵在手上為什麼不幹？”蔣知陳指發動兵變，沒有說話。陳又說：“昔秦始皇不惜焚書坑儒，以成帝業。當

機立斷，機不可失。退讓與妥協，必貽後悔。”蔣介石覺得陳立夫說得不無道理，心想：“如果我就這麼走了，政敵必然以此為口實，誣蔑我私自逃跑，豈不是太滅己威風，長他人志氣？權利可以放棄，名位可以不顧，氣節豈可喪失乎？！”此刻，汽車已到碼頭，蔣介石毅然決定：返回，拼它個魚死網破！

1926年3月20日凌晨4時，蔣介石以第一軍為主力，下令鎮壓“中山艦陰謀”。全城立即戒嚴，宣稱要防止中共和蘇聯顧問季山嘉兵變。歐陽格、陳肇英奉蔣介石之令占領中山艦並在家中逮捕李之龍，部隊包圍蘇聯顧

問、代表和共產黨機關，扣留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的中共黨員，嚴密監視汪精衛和鄧演達。同時，任命歐陽格為中山艦艦長。

早上，汪精衛剛起床，親信就向他報告了兵變的消息，把他震驚得不知所措。他的警衛還說，發現住所周圍有軍隊的人站崗，電話也打不出去。汪慌忙問：是誰的部隊？警衛說不知道，對方也不回答他。汪跟夫人相互對望了一下。陳璧君平時雖然逞強，却是第一次經歷“秀才遇上兵”的情況，也不免慌張，兩人的眼神都驚異不定。

欲知事變會如何收場，且待下期分解。